

朱靜如著

白屋詩稿評述

文律為出版社印行

朱靜如 著

白屋詩稿評述

文津出版社出版

白屋詩稿評述

定價新臺幣七十元

中華民國七十年元月出版

著者 朱靜如

出版者 文津出版社

電話：(〇二) 九二二六八九五號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捌壹壹號

版權
所有
翻印
必究

發行人 范惠美

發行所

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二九四巷一號
郵政劃撥：第〇〇一六〇八四—〇號

文津出版社

法律顧問：李兆欣律師

事務所：臺北市寶慶路27號三樓

電話：3811624・3710479

自序

早在四年前，我就開始整理四川文獻研究社出版的白屋詩稿（五十一年一月出版）。我第一次接觸這部書時，實在是出于一個偶然的機會。記得有一天的上午，我接到外子張曦的電話，他問我早上做些什麼？於是我把上午跟母親因某事而引起爭執的事告訴了他，並且說倆人都生了一上午的氣。外子聽了笑笑說：「我最近看了一本書，非常感動。是一位詩人的詩稿與他的嘉言錄。這位詩人太了不起了。妳看了他的書後，自然會覺得與人爭是非是多麼無聊的事。尤其對自己的母親，還有什麼不能諒解的地方？我把這本書帶回去給妳看看，心靈自然充實，眼光與心胸自然就恢宏起來了。這位詩人姓吳，名芳吉，字碧柳，是民國八年、五四前後的大詩人，他的詩集，就是白屋詩稿。」

當天晚上，我果真有幸，拜讀了這本詩集，外子建議從碧柳先生的嘉言錄看起。我翻開了這部份，只讀了前幾頁，一種震撼的力量，緊逼而來，使人感動得透不過氣。有幾段文字，硬是忍住淚水讀完的。這晚的感受太複雜了，我除了深深覺得自己的渺小與卑微外，似乎又覺得當時的自己非常充實，快樂與幸福。文學的力量可真偉大呀！碧柳先生的人格與思想

可真動人啊！不到三天，我看完整本的作品，如入寶山，我懷疑這麼了不起的一位詩人，爲什麼知道的人那麼少。有一種黃鐘毀棄的痛惜。這一點感受就是我發願探索這位詩人不平凡一生的主要動機。

另外，我深愛杜甫的詩，對於他的那份悲天憫人的情懷及揭發民衆痛苦的社會詩，有一種如同身受的感覺。我厭惡極權與殘忍。尤其痛恨慘烈的戰爭與暴政。正好吳碧柳詩集中，百分之八十的詩，是控訴民國初年軍閥與賣國賊暴行的史實。碧柳先生這部份的詩，寫得極爲深刻，幾乎每首詩，都可以當詩史閱讀，實在是研究民國史最好的資料。我瞭解這些詩的價值。很自然地想對吳碧柳所處的時代與思潮作進一步的研究，這就是我整理碧柳詩集的主要原因。

吳碧柳的白話詩，獨具一格，尤其對於「詩變」的理論，更有獨特的見解。他的白話詩，如婉容詞等，也曾風靡一時，比現在所傳誦的白話詩，精闢得多。這部份作品，我認爲現在年輕人可以接受。也有能力接受。但是有一次我到台灣書局想多買一冊白屋詩稿送給學生時。售貨員告訴我說，他們只印那麼一版，早已售罄。對於「買不到書」的這份遺憾，刺激我從那時起，要爲此書做整理的工作。我那時想：這樣一位了不起的詩人，這麼偉大的思想與人格若是被埋沒豈不可惜？非得寫文章表揚他的成就與思想不可。可是我自己又自忖才疏

學淺，恐怕不能勝任，反而減損了詩人的光輝與價值。這種衝突與矛盾的心情激盪心頭許久。最後終於作了決定。我要勉勵自己，拿出最大的勇氣，做一種拋磚引玉的工作不也是一件很值得的事嗎？所以我整理這本詩集，從開始就是在「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」的心情下，從事的。

本來預定化三個月的時間完成全部工作，但是找尋資料與參考書籍就用掉一個月的時間，不久我母親病了。病得很嚴重，整整八個月，才算將病情穩住。之後我再開始寫，寫到第七章的時候，適逢木柵山洪漲水，我家被水淹沒大半，所有參考書籍、資料、底稿盡毀其中。我們用半年的時間重建家園。當我重新再執筆時，已是六十八年春初，這一年我的工作較積極，工作態度也認真多了。但是暑假過後沒多久，我母親舊病復發，這一病竟至不起。六十九年暑假，我帶著失母的創傷與悲痛，完成了最後的工作，屈指算來，整整四年的時間才了此心願。

這其間，外子張曦曾不斷鼓勵我完成此事，他在百忙中，爲我到中央圖書館、台大圖書館的期刊股找資料。並複印出來，供我參考。他的希望跟我一樣，我們佩服碧柳先生的人格思想。瞭解白屋詩稿的價值。希望借著我這枝拙筆與那股愚誠。讓白屋詩人吳芳吉能被更多人知道。也希望他的詩恰如其份的在詩壇上迸射光芒，引領一些迷惘的人，走入正途。安慰

一些跌倒的人，重新拾回信心與勇氣。更重要的我們希望借著這本小冊子，能引發認識吳芳吉的朋友，產生興趣，寫更多的文章，提供更多的遺文軼事，使芳吉的精神永照人寰。也使更多的人知道，在民國初年，五四新文藝運動之後，有一位默默無聞的人物，給那個大時代，充滿澎湃的濁浪中，帶來一股新清的溪流。

朱靜如

七十年元月

目 錄

序	
第一章 時代背景	一
第二章 幼年生活	七
第三章 清華時代	一三
第四章 十年漂泊生涯	二二
第五章 西北大學	三二
第六章 主江津中學	四六
第七章 偉大的操守與思想	五五
第八章 精闢透徹的白話詩理論	九七
第九章 深刻動人的社會詩	一二九

第一章 時代背景

「在一個動盪的時代，看一個巨人的懷抱。」

白屋詩人吳芳吉先生，正好趕上一個史無前例，天翻地覆的大時代。他生於民國前十五年，卒於民國廿一年，死時只有三十六歲。從明朝末年，一直到民初，正是中國有史以來遭到最大動亂，蒙受空前恥辱的時代，據李方晨所著中國近代史中說：

「中國自有信史以來，約三千餘年，再追溯至中原文化的發祥，不過五千年左右。其間政治上的風暴不下廿餘次。但皆無傷於社會組織與經濟結構。政體方面始終行家天下
的專制，思想方面，定孔子於一尊。中國未於西方接觸以前，爲東亞文化宗邦，良足自豪。明末西人東漸，或通商，或傳教，屬於個人的行爲多，屬於國家的行爲少。至道咸以降，一敗於鴉片之戰，再敗於英法聯軍，三敗於中日之役，四敗於庚子之變，中國備受帝國主義的壓迫，不平等條約的束縛，外患日亟，國勢日非，於是朝野士大夫倡導經濟上的富國運動，政治上的立憲運動，以及國民革命運動，以求禦侮圖存。因此新思想、新制度、新學說、新機器紛紛流入中國。使今日中國的學術思想，政治

制度，社會風氣，經濟體制，無不受西方文化的影響，一切都改變了原來面目，發生了激烈的變化。且使中國國勢凌夷，民氣消沉，國家民族危機四伏，『幾將毀滅我再生基礎，杜絕我復興的根源。』這是史無前例的變局，自明末開始，三百年來愈演愈烈。」

吳芳吉在他與吳雨僧信中也曾這樣寫道：

「夫世變之最著者，至於戰國極矣，至於南北朝極矣，至於五代，宋元極矣，然其病根皆甚單簡。從未有聚古今中外人類所有之病，而潰爛於吾儕如今日之甚者！以是吾儕責任之艱鉅，駕乎孔子、釋迦、耶穌、蘇格拉底而數倍之矣！力既不勝，而又強欲任之，則其悲痛應為何如！」

這種偉大時代的震撼，巨浪掀騰所產生的衝激力，一波一浪不停地鞭撻著我土我民，尤其當先生在世的三十六年中，所受尤巨。他目睹兩千多年的專制政府被推翻，愛國志士，把歷史向前推進一大步，轉入民主政體。也親眼看到滿清末年政府與列強訂立的不平等條約，使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，壟斷了中國財政，以及金融的命脈。於是農村衰落，手工業破產，可耕地溝洫失修，災荒頻至，邱里成墟，土匪橫行，百姓飢寒交迫。老弱者，凍餒死於溝壑；少壯者，流離逃往四方。最讓他痛心的是：從清末以迄於民初，近三十年間，北洋軍閥的

勢力支配近代政治，那些軍閥勾結帝國主義，割據地盤，阻碍中國的進步。尤其值得一提的，是民初內戰慘烈，原來滿清剛被推翻，百姓對民主政治茫然不知，對舊日的文化思想又起了懷疑與動搖。自洪憲企圖竊國失敗以來，張勳又串演復辟醜劇，接著直皖兩系暗鬭，直奉又屢次發生戰爭，繼而直系破壞法統，曹錕賄選總統，引起南方護法運動。南北又發生戰爭，一直到民國十七年，完成北伐爲止，可說戰爭迭起，百姓無一日安寧，且每次軍閥之間爭奪地盤，形成拉鋸形式，每一新主入主該地，最先遭到洗劫的就是那些善良的百姓。據當時報紙記載北軍暴行說：

「北兵或放火，或破門而入，婦女善走者避入教堂，或呼妹携女投秦淮河以死，人民哭聲震大，願死不願活，除地皮外，無一物不搶，一家搶數次，几榻搬盡，乃至大被席地而眠。辦兵（張勳部隊）殺紅了眼睛，錯傷了日本人三名，東京民衆向外省大臣牧野大示威，請下動員令，幾乎釀成兩國間的重大問題，後來搶劫之停止，非由於封刀令，一則無可再搶，二則外國人的壓力使然。」

從這段報導中看來，吳芳吉所目睹的大時代，國難民窮隨著盲目的戰爭毫無意義的漫延著，人民的痛苦，瀰漫每個角落，每個地區，所以吳芳吉最深刻的社會詩，就在這些最殘酷，最長久，最沒有意義的戰爭中，脫穎而出。他的「護國嚴述」，「思故國行」就是這樣寫成的

，前者抒寫二次革命義軍苦戰的史蹟，反應了當時人們在政治方面的熱切渴望。「思故國行」中，筆力如千鈞，把當時國族的憂患，英雄行逕，描寫得絲絲入扣，把民國兩次革命的氣氣刻畫得淋漓盡致，每一段都是時代的鏡子，每一句都是當時百姓心中的吶喊。「兒莫啼行」，「巫山巫峽行」，「填歌」，「兩父女」，更寫得血淚交迸。從小百姓的哭泣忍辱聲中，控訴了大時代，大統領，大將軍的大罪行，爲「時代作證」。可說是吳芳吉詩的寫照。

其次，與吳芳吉詩有直接影響的應該是當時那種人心頹靡，世風敗壞的政治，與革命、革心，有始無終的五四運動。

原來民初政風之壞，是歷史所罕見的。例如：袁世凱稱帝失敗氣死後，梁啟超先生就這樣批評過他：

「袁氏據一國之最高權，日日以黃金誘人於前。而以白刃脅人於後，務使硬制軟化一國之人，以爲之奴隸。自非真強立之士，其不易自拔也有固然矣……蓋四年以來，我國士大夫之道德，實已一落千丈，其良心之麻木者，十人而七八，此無庸爲譯者也。」袁氏如此，其後繼起的軍閥，更變本加利，他們爲了滿足自己私欲，培植自己的勢力，不惜利用各種手段，向外國銀行貸款。喪權辱國，等於以香餌誘使外強鯨吞蠶食我領土，於是引起全國人之憤慨，遂爆發了永垂史冊的五四運動。五四運動本來是民國八年北京學生反對廿

一條簽定而發起的示威運動？但「五四」所代表的意義却是造成一股凌厲蓬勃的氣勢。那種銳意的革新，一往直前的作風，充份表現了近代知識份子的覺醒和躍動。無論在思想界、文藝界，都掀起了空前的浪潮。可惜這個運動，在進行期間，由於名利、權位、意氣、派系的爭執，把原先的理想熱忱竟拋到九霄雲外。在盲目的狂熱中，不知不覺走了樣，變了質。那些改革維新的人，變得剛愎自用，不能容忍異己，沒有尊重別人的雅量。尤其對於傳統文化，簡直不屑一顧主張根本推翻。於是標新立異的言論，出奇怪誕的舉動，使許多人竟在政壇上名動京華，八面威風。這些人變得真正沒有理想與見識，表現的只是盲目衝動。當然，他們對吳芳吉這樣平凡與誠懇的人，是無暇一顧的。儘管我們的大詩人，抱著滿腔的熱血與滿腹的才華，他所得到的待遇却是孤獨與譏諷，吳芳吉先生在他的弱歲詩補序中曾感慨的說：

「聞有文化運動之說倡於京滬，其人皆號覺悟純潔之士，以爲從此可得其所，於是慨然赴之，惟恐其遲。至滬，友人周君約以創辦新群雜誌，爲文化運動響應，既置身其中，頗閱歷當世博士名流之輩，乃知學會以相標榜，報館以相抵制。名義可以相假，異己則必不容。而益可憐者婦女，亦可惜者勞工，益可傷者青年，益可欺者我輩鄉下人耳。愈看愈真，愈真愈假，愈假而心愈煩惱。一如在家時，則又棄之惟恐不速，至於今日，乃遭新人唾罵，爲瘋癲，爲頑固，至江湖之上，無所容身，而平日所以道德文

章志氣勵已以勉吾身者，至今皆成罪戾。」

六

這是五四運動帶給先生的創傷與打擊，然而先生必竟是一個堅忍不拔的勇者，他依然默默的走著他自己選擇的道路，默默的寫著他心中的詩，孤獨的承負著苦難，無助的迸發出一些近代中國歷史的迴聲，他整個生命徹頭徹尾就是一部戰鬥史，他說：

「余悲劇中之樂觀人也，幼遭家難，長逢國變。綜余平生所歷，無殊戰史，蓋自六七齡後，與凍餒戰，與世俗戰，與積習戰，與兵燹戎馬戰，與風塵勞動戰，與名利權鎖戰，與生死關頭戰，與一切虛偽，變橫，冷酷，圓滑戰。」

無休止的戰爭，無休止的失敗，吳芳吉先生就在這種千災百難，九死一生中，走完了三十六年短短的歲月。

那是一個波濤洶湧的大時代，先生無時無刻不被洶湧奔騰的浪花衝擊著，倒下再起來，起來再倒下，然而却在浪過後，平靜的水底，顯出了晶瑩的玉石，一首首詩歌，一篇篇歌行，給那個時代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迹。

第二章 幼年生活

吳芳吉先生，四川江津人，他的父親在重慶經商，所以出生在重慶。號碧柳，又常自署白屋吳生，他的詩常被人傳誦，因此人又稱他爲白屋詩人。所謂白屋，是碧柳先生在江津德感壩的故居。那裡有白屋數間，蕭疏簡陋。先生一生沒有做過官，以白衣身分居之，真是名實相符，由此也可看出他一生安貧樂道的精神。

民國紀元前十六年（光緒二十二年）五月，先生生於重慶，父親當時在重慶經商，環境不錯，富甲一時。先生二十歲的自傳詩——痛定思痛中說：「我本膏梁子，我父渝州賈，黃金積如山，揮金如揮土。」先生六歲以前，過著最享受最富貴的生活。況且先生的出生，給家裡帶來莫大的希望與興奮，詩中說：

「我父四十未有兒，常恐家無主。瞻佛求仙，西到岷峨，東到海嶼。當我胎懷，未分男女，遂聘師傅，爲我之輔，期我立人，無忝乃祖。」

父親四十歲以後得子，這個小寵兒，在父母心目中的地位，自然高出金錢名位之上。於是光宗耀祖的心願壓倒一切，所以在先生出生以前，家人就請好了師傅。二歲開始認字，三歲啓

蒙，習誦周南二詩，蜀風集記載先生天資聰敏，謂：「幼穎悟，讀書過目成誦，負氣節，至性過人。」所以先生雖然只有卅六歲的生命。但無論在學問、思想、德行、操守上都早有了了不起的成就，這與先生早期的教育與家人殷切的關懷，應有很大的關係吧！

但好景不常，六歲以後，父親經商失敗，訟獄連年，且家道中衰，死亡相累，就在先生十歲那年，父親在外經商，忤官下獄，重慶再也無法待下去了。所以只好伴同母親還鄉，回到江津縣依伯父爲生。又因江津縣，白沙鎮，有一所聚奎學校，遠近聞名。先生正好是及齡學童，所以遷回江津，這也是父母事先安排好的事。但誰知，事有出乎所料者，先生搬回江津以後，母子倆人生活立刻陷於困境。他們那時住在伯父家，初嚙人間冷暖，也深深體會到社會的炎涼，謀生不易。伯父是喜富厭貧的人，對投靠來的母子倆，份外不能容忍。雖是至親，但對窮人的看法與一般人一樣，總是冷眼觀察，小心防備，唯恐人家偷了家財似的。那份冷漠與猜疑，實際就等於一道逐客令，這種壓力用在一个不滿十歲小孩身上，使他童稚的心靈印下很深的烙印，以致畢生難忘。這種遭遇促使他早熟，使他很小就有肩負大任的勇氣與能力。他記憶那個時候的生活說：

「伯父喜富，不喜貧賤，富自相迎，貧自反目。十月收稻，滿場梁粟，畏我苟偷，遣人矚矚。」

又說：

「衣裳典盡，菜根果腹，長夜如馳，不具火燭，兩眼光光，殆爲六畜。」

菜根果腹，長夜漫漫，沒有一點光明，沒有一點溫暖，人不如畜。自然母子倆人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。然而受教育必竟是百業之首，況且先生自小家人對他寄望頗殷，先生回鄉的目的，也是要進聚奎學校深造，所以當時生活儘管只能活命，家人還是克服萬難，送先生入學，於是先生在十歲左右，始入白沙黑石山聚奎高等小學。

聚奎高等學堂，在黑石山麓。黑石山風景奇佳，石骨嶙峋，林木蒼勁，中有父翁石，涵峪關、八角亭、高岩洞等名勝。且前有驢溪遠近映帶。山上多黑石，大者有數丈之高，可共百餘人坐，林林總總凡五百四十餘塊，先生曾記載黑石山風景說：

「石畔挺生古樟喬松，校舍參差隱現其間。登樓四眺，蒼蒼莽莽朝拱於山下者，江山盡白黑也。山麓有小川環之，曰驢溪，北流匯大江。近山有瀑布三重。曰高洞、曰蟾魚洞、曰狗跳洞。沿岸夾植幽篁，風物佳麗，全蜀學校不及。」

此地原爲聚奎書院所在地，民前六年始改爲高等小學堂，先生就是第一班學生。當時教育家鄧鶴仙先生任校長，對先生之天才極爲賞識，而聚奎山水對詩人性靈的啓發，也有莫大的助益。先生終日浸浴其中，潛移默化，慢慢培養出詩人純樸，與愛自然的偉大情操。先生常有